

攻
媿
集

二
一

蘇子卿
解學

PDG

玫瑰集卷七十九

宋

樓

鑰

撰

雜著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書錦坊樓氏爲詠歸會黟縣尉曹
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
先聖先師以敘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
已鑰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
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

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爲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爲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爲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問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

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
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
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
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
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
非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
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
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
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

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鑰將行矣五年而歸卯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

學駸駸日新道學旣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
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況五年之久乎
幸毋忽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
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
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
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于

人心所不安卽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旣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

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

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于禮法不諱爲臣子者要不當以爲名字君間而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簡而無傲臯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

日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皐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輒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

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
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
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颯改字景劉

劉颯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颯母早亡紹
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颯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復爲
奴婢輩所苦路氏生謙兄颯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
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颯晝夜不離左右
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謙有

識事渢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

案以上節錄南史孝義傳

文之

渢數歲時伯兄尙無恙旣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鑰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渢旣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蠱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渢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爲子而孝益甚廉非其同產而愛益篤又況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母反慈

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也伯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泐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謙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古人矣尚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音倣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

寢遠

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
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
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
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旣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
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旣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冊請益鑰不曾作
邑無以塞命況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

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
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堧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
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問之自
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
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
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
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潑擺聲蓋他曲所無者二

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
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
之精于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擻雍容數聲然後
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婆娑難得屈柘急遍而
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
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
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
于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
得數聲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

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
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
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爲貌武洞清神物
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
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